

黄沙飞雪

河西走廊之书

杨献平 著

本书中所有文章，均是作者于西北生活与行走多年的结果，可谓深入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在肌理、自然环境的奇崛雄浑、人文历史的丰富瑰丽，当下的嬗变与驳杂等，字里行间都有着独特、丰盈的呈现与表达。

河西走廊处在丝绸之路的蜂腰部位，无论走南线、北线，都是必经之路，在漫长、曲折的历史幽径与大道之中，无数将军、诗人、商贾、歌姬、画师、工匠、公主、使者、僧侣、旅行者，携带着诸多的物产、思想、技术、习俗、使命等等，使得两宋之前的人类文明，通过这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道路，得到了强有力的传播与融通。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 / 杨献平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3.1
ISBN 978-7-5075-5692-6

I. ①黄… II. ①杨… III. ①河西走廊—文化史
IV. ①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54444号

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

作 者: 杨献平
责任编辑: 闫丽娜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n>
电 话: 编辑部010-58336279
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禾风雅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2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692-6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凿空：从长安开始的辽阔深邃	001
沿着弱水河：悲情英雄李陵	014
开拓河西走廊：杨坚与隋时西域	028
西行千里：杨广巡行张掖	065
柴达木：唐帝国的胜利与失败	084
收安西，设北庭：武则天时期的边疆经略	093
“阴山虏，奈尔何？”：唐帝国后期的丝路贸易	108
黄河的兰州	120
五凉古都：游历的武威	129
天境祁连山	138
匈奴故地：焉支山上	142
民乐的昼与夜	146
隐秘之所：祁连山深处的草原	151
祁连丹霞	156
马蹄寺石窟	161
作为甘州的张掖	164

西边的关隘：嘉峪关与魏晋地下墓 175

玉门和玉门关 187

无尽的敦煌 196

巴丹吉林沙漠深处 203

边塞长歌：最好的文化和精神旅行 213

远眺昆仑：“西域”三十六国今何在 228

重返河西走廊（代后记） 235

参考文献 240

凿空：从长安开始的辽阔深邃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一个名叫娄敬的齐国戍卒时来运转，在同乡一位将军引荐下，他得以面见刚刚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刘邦。斯时的刘邦，也想效仿周朝，带领他的全班文武臣子，准备把国都由简陋的定陶迁往洛阳。洛阳这个地方，位于九州中心，黄河之滨，领带南北，贯通东西，自然是作为帝都的上选之地。

凡得天下者，必定梦想着其创造的时代可以永恒不灭、万世长青。

刘邦当然也不例外。

娄敬本是一个普通的戍卒，就像现在军队里的一名基层士兵，他能说会道，又不满足于做一名戍边军卒，况且还要到遥远的陇西去，于是这小子先是说通一个带兵将领，使得那位和虞姬一个姓氏的将军答应他，路过定陶的时候把他推荐给刘邦。在古代，将领培植自己的势力，或者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不仅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还是一种政治作为。人和人，或者上级和下级，在很多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互换关系。

这个娄敬果然口才超群，当然也颇具头脑与政治远见。在得以拜见刘邦后，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皇上，您现在取得的天下，和周朝那时候不同。周朝自后稷开始，以仁德积累了数百年帝业。武王伐纣，取得领导权，到周成王时期，天下还是以洛阳为中心，四方诸侯纳贡奉职，距离都不太远。有仁德的皇帝，换个地方定都国家很容易兴盛；没有仁德的皇帝，换个国都就很容易灭亡。周朝前期，诸侯四夷莫不臣服；到了它衰亡的时候，诸侯们都各行其是，皇帝无法对其节制。不是因为周朝的仁德不够，而是因为它的都城地形地势太弱了。现在，皇上您从沛县起义，席卷



蜀汉，在三秦之地兴起，与楚霸王决战于颍阳、成皋之间，大小七十多场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死难者之多和战争创伤之痛，一时半会儿是难以修复的。皇上您效仿周朝，还把国都定在洛阳，我以为不妥。你看三秦之地，被山带河，四周都是坚固的边塞，即使形势危急，有百万之众也可以却之于外。古来人与人斗，若不扼他的咽喉而捶打他的背部，那就绝对不能一招制敌，以获全胜。皇上您现在要离开定陶定都洛阳，倘若很多年后实力微弱，不能够节制天下的时候，只要占据关中，即使有强敌，也不足为惧。我以为，这是国之大事，也是皇上您的江山万世留传、帝业永存的根本所在。”

刘邦觉得颇为有理，又询问张良的意见。张良说：“洛阳这个地方虽然也是坚固，还有周王朝的气象，但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军事之地，且很容易四面受敌。关中那地方左边有崤山，右边是函谷关。陇西和蜀地沃野千里，三面皆可制敌，剩下的一面可以阻挡诸侯冒犯，才是易守难攻的坚固之地。我觉得娄敬的话是有道理的。”

当时刘邦身边，多的是山东人。这些将领和大臣，都想让刘邦把国都定得距离自己家乡近一些，自然很反对娄敬的意见。尽管两派意见不一，但刘邦还是下定决心把国都定在关中。戍卒娄敬也因为这一次建言，摆脱了自己的微贱身份，官拜中郎，号奉春君，并被刘邦赐姓为刘。所谓汉之国都，也就是今日秦咸阳都城遗址。秦始皇的国都是庞大而壮丽的，但项羽却一把火把它烧得灰飞烟灭、满地焦土。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也是不计后果的破坏者。罪人而罪一城，恶人而戕众人，这种习惯延续和反复了数千年，周而复始，无有休止。而关于秦都城之宏伟，后世杜牧作《阿房宫赋》，一方面可能是传说，另一方面则是想象。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



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如此恢弘之宫阙、浩大之国都，在当时的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迁都不久，刘邦便不顾臣僚劝谏，决定亲征匈奴。

匈奴作为一个长期游牧于农耕地区之外的强大民族部落联盟，自周王朝起，便与中央帝国不间断地发生各种摩擦，当然也有少量的合作。在西汉之前，唯有秦穆公、赵武灵王及李牧、秦开、蒙恬等王侯和将军对他们进行过彻底的打击，以冒顿鸣镝弑父、自立为单于为标志，匈奴马踏东胡之后，进入了极其强盛的时代。游牧民族“以力为雄”“举事常随月”“利则进，不利则退，不差遁走”，在今之蒙古高原乃至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常常以“来如闪电，去如飞鸟”的超强运动战术，侵扰中央帝国边疆，以抢掠人口和物资。他们的这种“以战止战，以战养生”策略，是本性，也是受地理环境所限而不得不为的一种生存方式。

西汉帝国刚刚建立，解除了项羽的威胁，并平定了几个异姓王的反叛之后，刘邦自以为常年征战，匈奴不足为惧，便决心亲征匈奴，妄想也如蒙恬那样，不日之间，将匈奴打到漠北一带，使其再不敢袭扰汉边。这也是刘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个表现，但陈平等人是清醒的。因为战争持续多年，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全国的破败程度前所未有。一个新兴政权，经济能力薄弱不说，人口数量，特别是青壮年人数锐减，再加上对匈奴的实力及其文化风俗不了解，作战的一切基础都不具备。

但刘邦却一意孤行。事先，他派出几波人马，以各种身份混入匈奴打



探实情。奸细和暗探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军事和政治集团对垒，相互窥知底细和底线，也是克敌制胜的一种必要手段。探子们到匈奴潜伏了一段时间，回来报告说，匈奴防守空虚，人也懒散，边疆地带也没有什么兵马。这样一来，刘邦亲征的决心更大了。陈平、刘敬等人还是以为这是匈奴的诱敌之计，力谏刘邦不可轻举妄动。为此，刘敬还自告奋勇，化装成商贩，深入匈奴境内打探。由此可以看出，匈奴等游牧民族尽管与西汉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与沟通，民间贸易和交往从没停止过。

回来后，刘敬报告说：“我看匈奴境内防守空虚，奴隶们驱赶牛羊放牧却毫无戒备，这恐怕是在引诱我们上当。”刘邦还是不听。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四月初，刘邦征发三十万大军，携丞相陈平、将军季布等人出征匈奴，行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时，刘敬再次劝谏，陈述理由，刘邦震怒，大骂他说：“你这个齐国的小兵，胆敢胡言乱语，沮丧我军心，立斩！”当即下令斩杀刘敬。后在陈平等人的劝谏下，他派人把刘敬押往广武县城予以扣押，等他得胜回来再行处置。却不料，刘邦大军行至今山西大同，在白登山遭遇大雾和雨雪天气，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大军闪电而出，将刘邦三十万大军困在白登山七昼夜。后陈平以重金贿赂冒顿单于最为宠爱的阼氏，以“得汉地而不能居”“两主不相伤”为由解开大军一角，刘邦及其大军才狼狈而回。

这是西汉帝国与匈奴第一次正面接触。斯时，刘邦还是低估了冒顿单于的军事能力与智慧。冒顿作为匈奴东方历史上最强大、最富有心机和谋略的单于，从他开始，开创了匈奴近百年的鼎盛霸业。紧接着，刘邦采用了刘敬的建议，即与匈奴和亲。他的理由是，打不过他就改造他，把汉室的闺女嫁给他，他们生的孩子，就是汉刘皇家的外甥，再成为匈奴的单于……外甥怎么会和姥姥舅舅家结仇呢？



刘敬的思想也是地道的儒家学说，即君臣纲常，家族伦理，妄图从血缘上改造蒙昧而剽悍的游牧苍狼。这显然是他个人理想化的政治梦想之一。一个弱女子并随从数百人，深入庞大而辽阔的匈奴大部落联盟之中，无异于草地上撒盐、沙漠里扬芝麻。但在当时，送个女人与匈奴单于，再加上大批的财富和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并在几个边地城市开设贸易口岸，可借此安抚匈奴。说穿了，这种做法，无非变相求和、纳贡与供养。自此，长城以内为汉之“冠带之室”，长城以外为匈奴之“引弓之国”。一个“室”一个“国”，以古汉语的精准性和多义性来看，西汉无疑是低匈奴一等的。但从形象化上考察，“冠带之室”和“引弓之国”确实概括了农耕帝国和游牧部落的基本属性。匈奴大漠浩瀚，泽卤无际，草原浩荡，戈壁连绵，他们以快马长刀、鸣镝飞箭为基本的战斗构成，而西汉则以木车、骡马、长矛剑戟为基本战斗工具。两者相比，匈奴不仅有速度和距离的优势，还有人口及其身体素质的优势。

和亲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匈奴并不安分。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匈奴的左焉耆王再次纵兵侵扰汉边，在今之辽宁通辽、河北怀来等地攻陷西汉边城，杀戮官吏和守军，并抢掠了大量财富和妇女。财富用来分发，妇女用来做奴隶，并可自由买卖和转让。此时，刘邦早已死去，吕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彘”事件。匈奴兵马再度入侵之后，吕雉派人带着诸多礼品前往匈奴询问。冒顿回信说：“前一段时间，左焉耆王稽粥受到了你们一个小官的侮辱，他很生气，于是不听我的安排，私自出兵侵扰贵国，这才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为了惩罚他，我让他带兵攻打大月氏。没想到那小子一举得胜，不仅把大月氏打得仓皇远逃至伊犁河，还把他们的单于的脑袋割下来，制成了镶金酒器。为了表示歉意，我派人送去一些礼品，请太后陛下笑纳。”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再次派遣稽粥攻击已经溃败的大



月氏，与乌孙一起，将迁徙到天山南麓和伊犁河、伊塞克湖对流域的大月氏再度击逐到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区，从而引发了欧亚大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剧烈的民族大迁徙。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对于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使得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也感觉到了它的强劲动力。

然而，在东方，汉匈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冒顿死后，稽粥成为匈奴单于。汉文帝按照旧例，从汉王室挑选一女，下嫁匈奴，并给予大量的馈赠。但这样也没有真正阻挡住匈奴的马蹄，这一以弓箭和马蹄横行于高原和大漠的游牧军团，其嗜血的暴力传统令人不寒而栗。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匈奴多次深入汉边进行侵扰和掠夺，甚至抢劫汉王朝的马场和重要军镇。电视剧《汉武帝》中的诸多桥段都是失实的，如汉景帝接到匈奴再次犯边的奏报后，说这一群豺狼的台词，令人喷饭。在斯时，汉景帝最多大骂一声猖獗盗贼，何来豺狼这一个“代词”？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对匈奴无力反抗倒是真的。这种被动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汉武帝继位后，面对匈奴的不间断骚扰与凌辱，汉武帝决定对之进行反击。

这时候的汉帝国，经过“文景之治”，“社会之财富，日趋盈溢”，人口数量也有所增长和恢复。数千年以来，战争始终是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一朝灭一朝，成功者的冠冕和泼天富贵都是用无数的血肉之躯堆积起来的，尤其是秦汉这样的以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权。汉武帝刘彻进行了一系列的削藩与平乱之后，开始着手准备反击匈奴的战争。但彼时的汉帝国，对匈奴这样一个“疆域最东达到辽河流域，最西到达葱岭（帕米尔高原），南达秦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的庞大游牧帝国却一无所知。

要想反击匈奴，必然要洞彻这个大部落联盟帝国的真相，能够联系到先前被匈奴大肆杀戮并击逐至中亚的大月氏，两边对匈奴夹击，胜算才可能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骞横空出世。这位汉中人，《史记》中说他



“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这说明，张骞是一个少怀大志、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都超乎寻常的人。他出身于汉中城固县，时为郎中令，即皇帝的近卫和侍从首领。他自告奋勇，并招募到了月氏人堂邑父及勇士数百人，从长安启程，开始了他旷古烁今的“凿空”西域之旅。

事实上，在张骞这一次空前的行动之前，丝绸之路就早已经存在，只是隐隐约约，不怎么明显，民间的生命力与沟通力有时候显得比官方的更为柔韧和强大。《穆天子传》一书虽有不可考证的传说意味，但这本书对于早期西域的记录却是详细而又服人的。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早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古埃及法老的宅邸里就有了“丝绸”制品。这说明，张骞“凿空”西域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第一，至于丝绸之路，则是他这一孤身艰险的探险行动的附加效应。但仅此一点，张骞已经不朽了。他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打开了眺望世界斑斓的文明之眼，也第一次使得中央帝国发现了更辽阔土地上的人类存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 F. B. 于格和 E. 于格叔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书中所说：“他（张骞）的外交成果统计是令人失望的，但他揭示的新鲜事物则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他亲眼看见的一切，确实应当纳入人类那最悠久和最神奇的共同信息库，也就是中国的断代史……张骞无疑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他揭示了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至少是这个世界所包括的多样性、辽阔的范围和内在的潜力。”

真正的、有作为的勇士和猛士在中国自古就缺少。对于张骞的功业，后世人多评价他甚至比汉武帝更伟大，比卫青、霍去病更加厥功至伟。对于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张骞应当成为中国男人的一个标杆。当然，还有和他同乡同时代的司马迁。西汉为后世贡献的，仅此二人，除此之外，还有将军李广、贾谊、董仲舒、卫青、霍去病等几个人。张骞行至半途，在焉支山被匈奴浑邪王扣押，又被绑缚到位于翁金河

畔的单于庭帐，但单于并没有杀掉他。

对此，匈奴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即留这个人一条活命，一则有可能劝化，二则可备不时之需。张骞在匈奴将近十年，其间还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两人还生了两个孩子。这样的囚犯生活，查遍人类历史书籍似乎很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匈奴并非真的嗜血成性，对汉帝国的人见到就杀，他们也心存善念，尽管其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比重很大，但能够这样善待一个囚犯及其随从，已经很可贵了。

汉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张骞和他仅存活下来的四五位随从逃脱了匈奴的控制，手持节杖，再度西行。当他穿越今新疆全境，翻越帕米尔高原，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找到昔日的大月氏时，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但大月氏身在膏腴之地、安乐之邦，生活富足，也自知不是匈奴的对手，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在中亚的康居，张骞见到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他返回时，还特意潜回匈奴阵营，把他的匈奴妻子和孩子带回了长安。

正如 F. B. 于格和 E. 于格叔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一书中所说，张骞的外交成果几乎没有，他的出行相当于一次官方派遣的自费旅游。但对于当时的西汉帝国而言，张骞不仅带回了详尽的地图，从而使得中央帝国第一次窥破了匈奴及其背后的秘密，而且带回了大量的西域见闻。苜蓿、核桃、葡萄等等都是张骞和他的勇士们从中亚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是，张骞看到了一个别样的新世界和另一种人类文明。这个信息在当时的长安肯定类似于神话，但由于张骞，那些长期萦绕在传说和零星典籍中的“神话”由此被证实为现实存在。

正是张骞对匈奴的详尽了解与实地勘察，使西汉对匈奴的反击战有了切实的把握。汉匈战争之马邑之谋失利之后，再度开启。这一次，张骞也加入到了对匈奴的作战队伍当中，他和名将李广一起出征。汉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年)，卫青任大将军，兵分六路与匈奴决战。匈奴大败，其单于庭帐所在地龙城陷落，匈奴大部被迫迁徙到漠北、漠南地区。此时的匈奴单于是伊稚斜。因为战争的失败，匈奴断绝了与西汉的和亲传统及一切贸易往来。两年后，伊稚斜单于再次出兵攻打西汉之上谷和渔阳等地，大胜，掳掠也较多。汉武帝再派卫青出征。卫青大军不日攻克河套地区，并将之收入西汉版图。在这一次战争中，李广不甘受辱，自刎于军中。

因为太史公司马迁的神鬼之笔，李广成了一位千古悲情人物。他武艺精湛，一生对匈奴七十余战，所带兵马不是老弱病残，就是途中迷路，仅有的几次直接对垒，还以险胜而闻名，其中一次他被匈奴俘获，但机智逃回。他木讷、不善言，早年因“受梁王印”而终生未能被封侯。司马迁说：“余睹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每读《李将军列传》，不由潸然泪下，痛惜之心，宛若刀扎。李广一家，除李敢封关内侯不久便被霍去病故意射死（原因是李广自杀后，李敢冲撞了卫青）之外，儿子李椒也战死沙场。李敢侄子李陵于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带兵出居延，在今阿尔泰山中段遭遇匈奴主力，苦战八昼夜。尤其是李陵独挡敌军，让属下突围返回这一作为，已经足够令人钦佩的了。正如钱穆在其《秦汉史》中所说：“杀伤过当，及陵降，军士脱归者四百余人。李陵之勇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之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秦汉史》书中还说：“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但豪杰是无法与庙堂公器相比的。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不仅杀了他全族，且把劝谏的司马迁弄残，李家一门惨烈和悲情，古来诸多将军皆如此。

河南之战后的匈奴，由于内部分裂，内斗严重，实力大不如前。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远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作战失利，伊稚斜单

于召他回单于庭。浑邪王知道伊稚斜单于要杀了他以增强威慑力，转而向西汉投降。汉武帝派霍去病带兵接应。投降之时，浑邪王部下有万余兵众不愿，被霍去病和浑邪王当场斩杀。也就是说，流传甚久的霍去病收复河西、开四郡是凭其一军之力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应当是在匈奴浑邪王的配合下，取得了河西地区的胜利。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再派卫青、霍去病各自率领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双方在漠北展开大战，匈奴单于并其左焉耆王败逃，汉军大捷。后又分别五次对匈奴进行了较为沉重的打击。早在冒顿时代，匈奴就借驱逐大月氏的时机，收服了西域城郭诸国，以作为自己的战略纵深。李广利先后首次远征大宛，途经这些国家和部落，各国王侯均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直到第二次，匈奴势力在西域逐渐式微，李广利大军沿途才得到补充。

自此之后，匈奴的军事渐渐失利，内部矛盾突出。最终导致了九王争立、相互攻伐，唯有稽侯嫫的南匈奴和呼图吾斯的北匈奴胜出。起初，两者都依附于西汉，但西汉为彻底分解匈奴，对双方的态度和礼遇不同，从而导致了北匈奴郅支单于呼图吾斯暴怒而斩杀汉使，由此开始了悲壮的西征——逃亡生活。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嫫一味屈就于中央帝国，北匈奴孤军在中亚奋战。

但从人的角度来说，呼图吾斯是一个孤绝的英雄，一匹不妥协的战狼。他以三千人横行西域和中亚，并收编东征失散的十字军，在锡尔河流域创造了血腥的傲人战绩。但因为杀戮无度，又极端残忍，西域都护府都护陈汤和甘延寿矫诏起三十六国兵马，在郅支城将呼图吾斯斩杀，并焚烧了他历时八年修筑而成的木质城郭。历史进行到这一节点，西汉才完全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并使之成为俯首帖耳的附属国。冒顿所创造的匈奴东方传奇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匈奴自行溃散，西汉没有了外在的敌人。但像匈奴一样，西汉的内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问题，即汉武帝为筹集战争物资，卖官鬻爵成风，生产力也遭到破坏，其统治内部也时有摩擦爆发。到汉武帝驾崩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耗尽了积攒上百年的元气和能量。为了拉拢南匈奴，使其更为听话，汉元帝又将王昭君下嫁给呼韩邪单于。但王昭君的和亲效果并没有传说中或是诸多人说的那样好。首先，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三年，呼韩邪单于就病死了。依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亡弟妻其兄妻”的风俗，继任的匈奴单于雕陶莫皋（复株累若鞮单于）要求王昭君再嫁给他做阏氏。王昭君不允，上书汉哀帝请归，被拒绝不说，汉哀帝还把王昭君的哥哥一家送到了匈奴去陪伴她。

再嫁给雕陶莫皋后，王昭君又生了两个女儿。几年后，雕陶莫皋死。汉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王昭君长期郁郁，悲怀不散，作《怨词》。不久死，年三十三岁。从这首诗歌来看，王昭君在匈奴的生活并不幸福，尽管她被封为宁胡阏氏，极为尊贵，匈奴贵族也不敢轻视，但一个女人，在一个陌生的族群当中，她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有这些，不论西汉帝国还是匈奴帝国，都是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上两个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相比较张骞探索出的丝绸之路，这些都不足为重，尽管它们是具体的事件和引发的根由。从张骞开始，到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西汉设立安西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等军镇之后，移民屯边、输出生产工具、各种技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文化交流等等便成了常态。尤其是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之后，丝绸之路便第一次以官方的、有历史记载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文明视野，并由此而诞生了名动千古且光华万丈的陆上“丝绸之路”。

具体来说，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就是张骞当年探访西域时走过的那条路线，即长安—咸阳—天水—陇西—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

煌，再出阳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西行，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莎东、蒲犁，越葱岭（帕米尔），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罗马），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西行，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焉耆、疏勒，翻过葱岭（帕米尔），至大宛（费尔干纳）。由此再往南北方向，可到康居（锡尔河下游，吉尔吉斯斯坦平原）、奄蔡（阿兰聊）；西南方向到大月氏（贵霜帝国）、安息（伊朗）等地。

这是一条旷古烁今的道路，一条在汉帝国——历史蒙昧时期沟通中西的文化、技术和商品之路，也是各种宗教、思想、文明的碰撞与交流通道。正因为这条路，早期中国人才知道除东方帝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人类存在与灿若星辰的文明、文化灿烂在另一些地方。取得对河西乃至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后，西汉先后多次移民，人数达数百万。其中有戍卒、犯人、农民、手工艺者和养蚕、瓷器、铁器、丝绸织染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其中，粮食生产更为丰富，李陵远征匈奴之前，就在敦煌、张掖、酒泉等地组织屯田，同时兼任骑射教官。路博德不仅修筑了河西走廊西端到今蒙古国境内的大量烽燧和关城，且在居延等地组织军屯。自敦煌以西的吐鲁番、高昌、龟兹、交河、焉耆、吉木萨尔等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贸易由此拓展，由长安至敦煌，各种物资贸易一度呈现出繁忙的景象。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西汉时期，养蚕、丝绸、锦缎及各种农业灌溉、水利设施、生产工具已经蔓延并覆盖了今新疆全境和中亚部分地区。同时，西汉政府还在沿途建立了相应数量的过所驿馆和军事保障设施，用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斯时，东来西往的货物主要有樟脑、骨器、各种农作物果实、钻石、漆器、铁器、大宛马、胡瓜、胡萝卜、核桃、玉器和青金石、绸缎等等，累计达上百种。这一景象，是早期中国与世界的亲密接触与频繁致意。正是张骞及汉武帝的将军们，使得民间化已



久的丝绸之路正式被纳入帝国的经略范围之内。尽管汉哀帝之后，西汉政府越发衰弱、自顾不暇，使得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凋敝，但也无法抹杀他们的功绩。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政府参与的重要性，在重农抑商的早期时代，对于这样一条具有多重意义和作用的中西大动脉，沿途民族众多，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做保障，要想维持其畅通是难乎其难的。但张骞和他的汉帝国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的无上勇气与切实作为，无疑是彼时人类文明之中一幅极为灿烂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自长安出发，穿过雪山大河、绿洲草原、沙漠戈壁之后，看到世界是如此的深邃与辽阔，人类的文明和创造力是如此的丰富和驳杂。夸张一些说，深处内陆的长安在彼时已经瞭望到了遥远的欧洲板块与剧烈激荡的世界风云。